

2807

華亭文史

99年第一期 1-18期

第一期

总第(84)



政协华亭县委员会学习文史群体委员会编

一九九九年四月九日

三次进京献艺领奖的人

王秉贤

早在1960年，放牛娃出身、从未进过学堂而登上天安门赛诗比文，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大新闻。在1975年、1986年他又两次进京献艺领奖，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文化部、广电部嘉奖。他，就是华亭县文化馆退休干部、民间诗人、击打乐演奏师——王有福。

王有福是土生土长的庄家汉。1931年出生在全省最贫困的庄浪县韩店乡，贫穷的家境和黑暗的旧社会剥夺了他少年

时代学文化、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但他自幼就酷爱民间击打乐器，12岁开始自制了部分乐音，不分昼夜地苦学苦练入了门。因不识字，不懂乐谱，虽有收效，却长进不大。他经过反复考虑思索认识到，要使自己在文艺道路上有所作为，就得下苦功夫学习文化。从此，他下定决心一边学练击打乐，一边学习文化、音谱，虚心向别人请教，对不认识的字记在心里或写在手上，见人就问，有空就学，终于脱了盲，1949年庄浪刚解放，他就写快板、顺口溜歌颂共产党、解放军和人民救星毛泽东。1951年土改时，他又主动找工作组当义务宣传员，积极宣传党的土改政策。由于表现突出，且有特长，工作组就将他介绍到庄浪县文化馆工作，因拉、弹、吹、打具精，第二年1月剧团又选送他到华亭县秦剧团乐队工作，后调县文化馆专搞戏剧创作和业余剧团导演，在这期间他作出了不少新的贡献。

王有福从民间击打、管、弦乐器演奏到创造发明，从学写快板、顺口溜到作诗，戏剧创作40多年的生涯中，凭着锲而不舍的坚强毅力和敬业爱岗追求不息的精神，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从而也创造了三次进京献艺领奖的殊荣。至今使他难以忘怀的是两次登上天安门的激动情景。

第一次是1960年他赛诗出了名，经县、地、省逐级竞赛

选拔，推荐出席了全国赛诗大会，在天安门同全国著名的工农作家王老九等20多人赛诗比文。当时和王老九对了六首诗，至今他记忆犹新的一首是：“东方要把什么升？为什么能上天安门，你的心里怎样想，要比领袖一颗星”。王有福立即答对：“朝霞万丈红日升，党叫我上了天安门，“喜得心里淌眼泪，毛主席呀你是天上一颗星”。在场观众赞口不已。赛诗会上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刘少奇同志给他挂了奖章，并一起合影留念；1975年全国组织的民间舞蹈音乐汇演中，他又去北京献艺，同中央领导邓小平等一起合影。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两次接见的巨大鼓舞下，王老更加意气奋发，精神抖擞，在进一步勤学苦练的基础上，下决心开拓创新，增加花样，提高技艺，再攀高峰。经过几年的刻苦钻研，反复实践，终于独树一帜，创造出了一人自打自唱，手、脚、口、眼、脑五个系统一齐动作，操作36件大小不同、声音各异的多功能击打乐器，在全国同行业中绝无仅有。1986年，他第三次进京表演，受到文化部、广电部的嘉奖。他的那架“中国民间击打乐器”是外交部根据王老的设计为他制作，1986年从北京空运到兰州，最后转给他的。这架乐器是至今国内唯一能包括民间36种乐器的组合击打乐器。

王有福不仅是一位名声显赫的音乐演奏师，而且还是华亭小有名气的剧作者和乐于奉献的老党员。40多年来，他先后编诗歌1800多首，快板、小演唱近200出，尤其是《钢铁奔流》、同其他二人合写的华亭民间故事《仪州案》秦腔剧本，1990年在平凉地区自编自演剧目汇演中获一等奖，1991年在全省戏剧汇演中，以他为主的华亭击打乐队也荣获一等奖。在文化馆工作期间，组建了皮影、木偶戏下乡演出，增加补文收入9000多元，为农村培养业余演出人员60多名，拒绝了一些文艺单位的高薪聘请，先后为宁夏、青海、新疆和我省剧团带出20多名击打乐人才，义务为邻县(市)带徒弟、上台表演，一心把他的技艺传授给后人。近日在平凉地区“泾水欢歌”音乐会上，他带领华亭几位老同志合奏的《春到玉门关》，以其精彩的表演和高超的技艺，给全场观众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 ※ ※

简讯：平凉地区理论研究员王学礼先生撰写的“陇山秦汉寻踪”(二)《秦御道与汉回中道》论文刊登于甘肃省社科联主办的《社科纵横》1996年第3期，1996年《华亭文史》第九期全文转载。该文荣获平凉地区第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807

華亭文史

第二期

(总第85期)

政协华亭县委员会学习文史群体委员会编

一九九九年五月九日

一九四七年华亭中学学潮回忆录

禹殿华

有关华亭中学的几次学潮情况，本县境内有些资料也曾提及，只是，我认为有关一九四七年（即民国36年）秋季学潮一事，在年代次序、事实经过的叙述中有出入，故而详加回忆，并与个别同学共同核证，本着“求实存真”的态度，写出自己亲身经历的这段往事，并望目前尚还健在的前后同学对所记欠周之处给以指导更正。

〈一〉

我是一九四五年秋季，从当时县立边疆小学毕业考入华亭县初级中学的，编入一年级甲班。一九四七年春因病误学，

同年秋仍留二年级甲班学习，当时全校约有学生140人，五个教学班，校长马云海(山东人)，教导主任辛邦云(本县南川乡人)，其他教师皆由校方聘任。由于地方各界对学校的支持，华亭中学教师待遇高于周边各县，所以来此任教者多为精萃，其中也不乏顺应潮流，倾向民主的新型知识分子。由于国民党、三青团当时在地方上搞权力角逐，互争阵地，对学校正常工作颇为干扰。把每周二、四下午课外活动定为“党团活动”。到这天不是诱哄学生入党、入团，就是让学生习诵“国民公约”、“青年守则”、“总裁言论”等论述，学生极为反感，认为枯燥无味，因而以种种借口逃避当天活动。为此，县党部、三青团分部都极力设法，软硬兼施，在教师中寻找各自的代理人，强迫学生以班为单位集体填表加入三青团、国民党，集体参加“党团活动”，否则予以校纪处分，并无什么实际活动内容或搞什么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但这却给一九四五年后入学的许多学生造成极端痛苦的政治疤痕。建国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不论你家庭出身如何，也不管你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还是一般干部都不同程度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轻者开除党、团籍，重者开除公职，甚至于劳教，造成人人自危，无人敢讲真话。

〈二〉

一九四七年秋季开学不久，由省政府派出的教育厅督学王鼎极一行，来华亭中学检查工作，责称学生宿舍象鸡毛洞，并给校长马云海找了许多岔子，回省后，教育厅立即通知撤换马云海的校长职务。其实马云海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由于到华亭数年，对华亭县国民党、三青团的勾心斗角等情形了如指掌，而自己处处受制，极力翰旋以求自保，内心矛盾、苦恼。造成教学秩序和质量有所下降。

马爱好种菜栽树，特别是他宿舍和办公室门前园圃内所种西红柿个大、质优、味美。在华亭人尚未品尝之际，教师灶上每餐必食，惹得调皮好奇的学生极为垂涎，每当夜深人静时，便潜入菜园偷摘校长标明留种的大西红柿以饱口福。期间，听到办公室议论不休，原来是校长因带家属，临行之际工资所剩无几，路上盘费大成问题。在场员工深表同情，并对王回省后采取措施甚为反感。这几位同学第二天在全体同学中大肆渲染传播，加上个别教师乘机推波助澜，声言“王鼎极入华亭籍骗取地方教育积金，大学毕业了又不承认是华亭人，在省上投靠三青团某要人，进入教育厅当督学。此来华亭不办实事，反而有意刁难云云”。并对所委新校长尚崇古大加贬斥，说尚是三青团体系，肺结核患者，体弱多病，

不能胜任校长，加上华亭三青团分部多次来校活动，干扰正常教学，这些更激发了广大学生对教育厅通知的反感，一场学潮就这样发生了。

〈三〉

我留级后，学习成绩稍好，并因多次参加校内外的演说活动，被同学们推选为学生会文艺股长。这次学潮实际主学生会组织，将全体同学集中在学生灶房东大院内，集体宣誓，声称“团结一致，不畏权势，不出卖任何一个同学”。并部署了办法步骤：①先总动员将校院内西侧所播数十亩未剥大蒜剥了变卖，作为经费；②将前院所栽莲花菜、西红柿采摘一空，不留新任校长教师享用；③以学生会名义召开欢送马校长的茶话会，请县长袁重华，以及参议会、县党部、三青团分部、政府四大科（民、财、建、教）科长、公安局、保安队等头目和地方名人贤达参加。表示对马校长的敬爱，实则认为袁是王鼎极的同谋者，三青团的代理人；定下先礼后兵的办法，由我们十多个语言方便的所谓学生代表，把矛头对准袁县长，逐渐发难，要他解释为什么撤换马校长？为什么不给学校拨足够经费？为什么要加重华亭人民的苦役赋税？为什么各乡保、甲长随便拉华亭中学在校学生当兵？决定袁如解答不清，以击桌为号，对其进行殴打，其他与会者如敢

上前阻止，用备就稀释的粪便污水相泼，使其不能举动。又于会开之初在院内、围墙放哨巡逻，人到齐后紧闭大门，不许出入，以防县府来人救援。会期中间，袁县长被执问的支吾搪塞、浑身战栗，随之有人击桌发令，一时之间，喊打声四起，会场大乱，马校长劝阻无效，教育科长崔峻出面制止时，被摘掉近视眼镜，使其寸步难行，正当此时，因在西侧围墙巡逻的同学袁××、冯××一时大意，被以上厕所为名的保安中队长史秉铎乘机越墙逃回县府，向县长夫人及兵役局长王××，警局巡官杜××等报告，王等率警察、保安蜂涌而来，当刘永庆(参议会副议长、原孔庙小学校长)以老师身份呼叫大门不果时，兵役局长竟向校门上砖雕对联处放枪，威胁学生，激怒了的学生，打开校门向开枪者围去，王局长被同学杨××一棍子打中膝盖趔趄而逃。刘永庆乘机和时任县勘乱建国委员会(特务组织)秘书的石景岳(本县西华人)气势汹汹赶到被学生包围的袁县长身旁，他俩巧言如簧，随着学生们的质问声、怒吼声，数落指责了袁的一些不是，名为痛骂，实则保驾。一方面让袁给学生陪情下话，又一方面示意袁让持有枪械的警察和保安队，赶快退出学校，声明他本人很安全是和同学们在开会，否则他回县后要给处分，他们这个双簧演的很好，一时之间校院安静，在袁口头保证

“减轻华亭赋税徭役；支持学生挽留马校长；不追究此次开会的一切责任人；不许保甲抓在校学生服兵役；支持办学经费”等之后，由学生会派几名代表和刘、石二人送他回县府，以示双方和解。但袁回县后，在别人的纵恿下，于次日凌晨带护卫赶往平凉专署，省政府状告华亭中学学生中有共党分子操纵闹学潮，消息传出，学生义愤填膺，也拟电上告袁在华执政的劣迹，指责省督学处事不公，并在电文签名中，用圆形书划，使其无法寻查带头者。校内学生罢课，教师除个别有意介入外，其他则闭门不出，以求自保，马校长更是忧心忡忡，坐卧不安。部分家长也对子女安全有所担惊。

〈四〉

当平凉专署听到袁县长的控告后，专员周祥初（民主进步人士，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联系）闻讯深为诧异，他清楚华亭中学并无共党地下组织，为查明真相，有意委派其担任平凉地区警备副司令的舅子任谦（民主同盟盟员进步人士）前来查究。任表面上威风凛凛，率双枪兵警十多人，来校威胁学生复课，并将不去上课的学生张雄武捆绑吊空，以儆他人。暗地里则深入走访详加了解，和学生会负责人相互交谈，征求意见，而后采取折衷办法，把几个带头同学以开除为名，分别转入平凉高平中学、泾川中学去上学；马校长与学潮无

关，另为调用，新校长尚崇古照例接任，将原教导主任辛邦云、教师张生贵、庞亨祯等予以解聘，聘王维章为教导主任，任临为主任（任谦之弟，进步人士），学校工作恢复正常。尚校长因系华亭人，且在当时比之马校长年轻，有民主思想、开拓精神，为办好地方教育，他积极整顿校风、校纪、提高师资质量，在学生中逐渐树立了威信。而且对国民党、三青团在学校的疯狂活动予以巧妙回避拒绝。任临则在学生中大力宣传民主运动的信息，使得学校有了活力。

袁县长在华亭为时不长，且公正的说较之历届县长算是清廉且无重大劣迹的，这次因祸得福，被任谦兄弟两介绍发展为民盟盟员，新中国成立后，仍在陕西境内继续担任县长之职。

我个人浅陋的看法依照邓小平理论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分析当时的情况，可以说王鼎极对马云海校长的处境不理解，有点个人偏见。从以后的事实证明，马云海、王鼎极、尚崇石在当时都算是旧知识分子当中有良知的人，新政权建立后，他们在党的培养下，自觉改造世界观，分别在兰州、平凉一些比较知名的大专院校附设中学或师范学校担任领导或骨干教师，办学有方，遵循党的教育路线，深受党政信任，人民敬爱。当时引发学潮的直接原因是青年学生对事物认识简单，

单纯出于对马校长的同情，加上个别人有意制造舆论把王鼎极、尚崇石、袁重华划入三青团体系，而当时三青团在学校活动的太讨厌，故而成为学潮的唯一因素，这次学潮虽受了外地民主进步浪潮的一点影响，但并无什么进步组织来校发动参与，我们要公正对待过去的历史事件，不能千篇一律套用形而上学的党八股政治框架来给历史真相蒙尘，造成后代人的误解。

26 07

華亭文史

第三期

总字(86)号

政协华亭县委员会学习文史群体委员会编

赵时春籍

王学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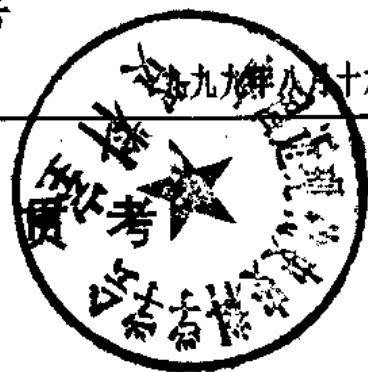
(一)

公元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即明王朝的弘治至嘉靖年间，甘肃东部出了两个举足轻重影响时代的人物，一个是庆阳的李梦阳，一个是平凉的赵时春。他们俩生前虽然未遇过面，可整个生涯中却有许多决非是巧合的共同点。

李梦阳庆阳人，字天赐又字献吉，号空同子。年十八举乡试第一，明年弘治癸丑举进士，仕至提学副使。

赵时春、平凉人字景仁，号浚谷。年十八试南宫第一。仕至金都御史。

这两个被当地誉为“神童”的人都是在十八岁举为第一。



入仕途后都以文彩著名官场，并且都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风，李梦阳以“正德四杰”称著于世，赵时春以与王严齐名推为明代大家。

他们两人一生还推崇“崆峒”，热爱“崆峒”，李梦阳起号“崆峒子”，赵时春以崆峒支脉“浚谷”为号。致仕后都以“崆峒”为归宿，不过，李梦阳葬在了河南的崆峒，赵时春则以平凉家乡的崆峒走完人生最后的历程。

他们两人人仕及《明史》传都以他们所在的府为籍贯地，那么他们确切籍贯地又为庆阳、平凉两个府的那个县呢？本文先以笔者的同府人赵时春考确

赵时春，《明史·传》，《续藏书》、《明清笔记小说选》均以平凉人人载，平凉为府治。《明史》众多的人物传记绝大多数的籍贯都详载府下县甚至有村里，简载到府的为数极少。究其由简载者也多有因。

赵时春这个人册籍贯“平凉人”的陇东名人，在平凉县（今为市）发现了他的居所遗址又发现了他祖莹遗址，在史料中又有他在崆峒山留下的许多轶文趣事，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他的籍贯也就是平凉府治所在平凉县人。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佐证，这就是赵时春在致仕后回

到家乡。为平凉撰写的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本《平凉府志》，当然今传于平凉的已不是赵时春原本，是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张维抄补的《校补平凉府志十三卷》，在这个校补本中作者“序言”末署有“平凉县人赵时春瑾序”，这样今人就已为赵时春平凉县人无疑了。

可是在今华亭县砚峡乡砚峡村还有几十口赵时春的后裔，他们至今还供奉这个“都堂”先祖，在占地颇广的祖莹遗址上祭祀，这个遗址文革前还有规模很大的石牌门、石人石马。赵时春的后裔又怎会到华亭呢？

《校补平凉府志十三卷》的第十一卷即华亭县卷寺观篇，“朝那庙”碑记中载：“顾四十余年力已衰而志未谕，事亲既终裘，乃以甲子(嘉靖43年，公元1564年)冬至走居雨亭沟之东二里许与祠(朝那庙)相望”。

原来赵时春于山西巡抚任上丢官时圣谕为“听旨调用”，可回平凉一等十余年再没有调用过，复官无望他才定居于华亭雨亭沟(今砚峡村)，他的后裔能在华亭砚峡传至今就昭然了。

值得研考的是，赵时春在平凉府治平凉县那么好的条件

地不度晚年，反而跑到华亭小县，而且在远离县城十多里的偏僻山沟里**定居**，为什么？真是因为复官无望消沉颓废去隐居的吗？

从他致仕回平凉后的十余年活跃生活看，他并不是个当不上官就厌世忘志的人。十余年中他先后为平凉撰写了《平凉府志》，在府志中他直书地方吏政的败坏，大胆揭露封于平凉的蕃王，群牧监对地方的血腥压榨，致使地方经济每况愈下，人民不堪苛政重赋之苦，携家迁逃，田亩荒芜，群盗丛生的实况，被后世誉为秦陇一带最有价值之“方志”。为了完成这部志，他遍访平凉府所属二州八县，所到之处无不留下考证碑记等文。在这八个县中他特偏重华亭，一本《府志》除本府的一至三卷外，各县分卷就属华亭卷分量最重。

公元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赵时春致仕回平凉的第二年，就到华亭应县令王某邀请，设计并监修了“惠民渠”开创了华亭水利的第一道灌渠。此举不仅华亭官民赞颂，平凉知府姚某还将此经验推广至泾水流域。（见《平凉府志卷十·河渠》）。在这前后的数十年间，赵时春还为华亭的许多名胜古迹作过碑文。

他为什么对华亭这么偏爱，从一本《平凉府志》明确表

示出的：赵时春的夫人是华亭人，其岳父是华亭为数不多的举人之一刘时中。他是因为夫人的原因，而频频垂顾华亭吗？这都不是重要原因，重要原因他在《府志》十一卷、《朝那庙碑》中暗示了出来：“时春生於朝那”，那么这个出生了赵时春的“朝那”又在那里呢？“卷十一，华亭县沿革”作了明确的解答：“隋大业初改朝那为华亭县”。

今天，我们且不论“朝那为华亭县”这个结论是否确切，但就赵时春当时的条件所作的考证，他认为“**华亭就是朝那**”，“**时春出生於朝那**”，也就是说他暗示了自己是华亭人。一个籍贯不敢明说，却在致仕后在撰写地方志时才暗示出来又为什么？

《府志·卷四·物产》中说：“余家自元以来，世为平凉人”。

这就是说，赵时春家族是元代才迁人平凉的。在这句话之前他还说：“平凉的人才自皇甫咸明之族以至今少有闻者，苟有闻焉，非属邑之良则流寓之俊也”。这进一步告诉我们，就他这个才子，也属邑流寓而来的。

这里留给我们一个疑点，他的家族元代就迁人平凉，他